

故事篇：從中國哲學到信仰基督的學思過程

(本文出自文化中國 113 期和呂武吉教授有關林中路對話的一部份，加以增刪修改成獨立文章)

梁燕城

思想和方向

我自青少年以來，面對兩大背景思考和研究，一是五十年代成長在香港，親見中國經歷大躍進、饑荒、文革的艱苦，之後改革開放重新發展，數十年我不斷思考如何重建民族文化的尊嚴；二是見西方冷戰的對壘，產生殘酷的代理人戰爭，而西方日漸失去理性思想及民主人權精神，政治轉向後現代的自我中心主義(narcissism)、用霸權操控世界，我也在思考如何突破自我中心的文化侵蝕，如何重建人類和平相處的前途，如何建立合乎宇宙和人性的普遍真理價值。五十多年深入理解和消化基督信仰和中國文化的精神，我學習去融會啟示真理與聖賢哲理，也到中國農村參與關愛實踐，漸探索出一些真理本質與實行之道。

13 歲開始讀老莊，14 歲讀柏拉圖和尼采，對哲學產生濃厚興趣，之後讀佛學。我上高中發現梁漱溟、馮友蘭、唐君毅和牟宗三等中國思想大師，大二時遇到基督徒同學羅錫為，他也深愛中國民族文化，成為好友，他帶我到教會，深思後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成為重生得救基督徒，因滕近輝牧師的感召、同學溫偉耀的提醒及鄭果牧師呼召，一生獻身給中國，深研中國文化，走學術文化之路去事奉。

以後在學術研究上一面是重建中國哲學，回應後現代的虛無主義，以中國哲學的心性天思路對應西方文化自我中心主義，克服西方當代漸形成摧毀人性人倫的時代危機。另一面是研究基督教植根在中國文化和社會之路，成為有中國生命情態的基督信仰，產生中華神學。我在學術研究奮鬥的信念，是中國哲學與基督教的會通，可解決人類文化當前的困境，也可使中國民族文化重建，中國現有的政治社會體制走向改進和完善，對人類命運有正面貢獻。中國信徒承接天國使命，直到末時新天新地來臨。

唐君毅、牟宗三和成中英的教導

我在中學時讀唐君毅巨著，十分敬佩，寫信給唐君毅，並到新亞學院問學，1971 年考入中文大學新亞學院，跟從新儒學派大師唐君毅和牟宗三，他們正在重建中國哲學和文化的尊嚴，我很幸運地跟了兩個大師學習中西哲學，唐君毅發展中國哲學的境界觀回應黑格爾的哲學，建立心靈九境以吸納融通中西哲學，牟宗三以宋明理學的心性本體吸納和成全康德哲學，以人具有智的直覺去將康德哲學轉向儒學，建立圓善論。同期在台灣也有方東美用皇極思想及華嚴的和諧境界重建中國哲學體系，80 年代其大弟子成中英在美國發展了本體詮釋學，回應海德格爾、伽

德默爾到德理達的思潮，他是方東美系統的繼承者，我跟從他做博士研究，探討儒學和易學的方法學。我可能是唯一師從三大派的下一代學生。那時候這幾位海外的中國哲學家創造性地重建中國哲學體系，是文化上一個復興，跟著迎見中國本土由開放到興盛的新時代。

我跟唐牟二師學習的時候，關鍵的思考是深入了解儒學和道家的境界，道家是展示宇宙整體的規則和廣大的流化，宇宙萬有並存互動，彰顯一種智慧與和諧。儒學思想核心就是人有共同普遍的心性，是一切美善價值的根源，人的惻隱之心是美善的流現，根源來自人具仁愛的本性，人可盡心知性而知天，存心養性而事天。這個仁愛的本性來自天，所以仁愛是宇宙的本體，人通過自省可發現天地人同一本體。

思考和修養的六重領悟

我媽媽熟讀古文，是很有中國女性特質的母親，但又喜歡西方文化，抗戰期在中山大學讀英國文學。她和父親都能操流利英語，她對基督教很有好感，我小時候她帶我去教會，後來進入的小學中學，都有基督教或天主教背景，我聽了很多基督的故事。我中學時追問宇宙萬物的根源，高中一讀哲學書，讀到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上帝論證及亞里士多德的第一因說法，我大致覺得宇宙有上帝存在的機會很大。我也讀老莊、儒家及佛學，15歲打坐修佛，在高中一依《因是子靜坐法》數息打坐，之後修佛家的禪定，曾到香港藍地尋訪隱世高僧法海問法，從15歲到21歲，經歷六重境界：一是氣感貫全身，聚在丹田為中心；二是氣感熱能從丹田下達會陰，由督脈上達百會，再由任脈下丹田，經歷一片澄明，遺忘身心；三是眉間印堂感應不同空間之起見，有靈界存在，天魔邪靈打擾修道，心中守靜停念，身心如透明，諸靈消解入渺冥。在淨靜裡如飄空中，見山河大地，雪山峻嶺，在淨明中一切歸寂；四是開智慧之眼，悟諸法緣起性空，生滅無常，此生彼生，此滅彼滅，萬法皆空，無不變之體；五是觀山河動植，花草鳥獸，生命各有其道，各有其性，各有生態。大化流行，各物在大道中自有其所以然之道理；六是心性為眾生之苦流出無盡惻隱慈悲，發現人性的仁愛與宇宙同體，與天地同流，得以仰望終極之仁愛真理及榮光，或是至高之處的上帝，但超越終不可及。這是7年來修煉的六重神秘體驗。

仁愛、天情與罪的反省

跟從唐先生的時候，唐先生的氣態如蒼天大海，學問包容廣大，以人生現象學描述道德自我的開展，以心靈九境盡納所有哲學致別，他有很深的個人修養，其人格感染力塑造了我們的品格。他對良知的體會，及以仁愛心包容及欣賞不同的看法，對我影響很大。從他啟發使我思考天人合一的境界，如果天和人在宇宙本體上同一，我作為以仁愛為本體的人，我的仁愛是連著「情」，孟子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順情而出即為善，人具有情，就是有情懷和性格，即所謂 **personality**。如果我的愛是連著我的 **personality**，天是否也應該有 **personality**？有情格的天，是否即是上帝？這就找到基督教和中國文化的結合點。

唐君毅在教倫理學時，論到基督教的倫理精神，他提到耶穌的受苦和死亡，是要承擔和寬恕人類的「罪」，上帝寬恕人的罪過，人要悔改己罪，也要寬恕他人。我忽然體會人心中的罪念，確是真實的，我是個有救國救民理想而獻身青年人，我雖有向善之念、仁義之情，但心裡還是有自我中心、自私、貪婪和情慾。我也體會到罪在內心的威力，人性醜惡時非常醜惡，善良時非常善良，內在有罪的無限能力與善的無限能力相爭，對於我這個青年人是很困惑的一個問題，人如何可以成為聖人？如果人性是善，是成聖的依據，但是為什麼人性的善不能長久在生活中體現，顏淵三月不違仁，人能否三個月中每一秒鐘都流現美善？一般善良的人只能一部分時間做到很偉大，但動念上的罪仍常在心中閃現，存天理去人欲何其艱巨。人生中的罪念，是否可由上帝寬恕和潔淨呢？

我讀《書經》第二章《舜典》，講到聖人舜帝以類祭祭祀上帝。中國古書講的上帝跟基督教講的不完全一樣，但可說是非常接近的宇宙真理理念。由於對罪的反省，我思考上帝與人性，始讀新約。我從 13 歲到 20 歲七年時間讀過不少中國古書和佛教經典，只有基督教經典沒有讀過。我欲知耶穌之後的四福音講什麼，在《羅馬書》發現其甚有哲學和神學深度，開始時討論宇宙中上帝的永能和神性，再讀到保羅描述內心罪的力量，他提到人內心有良知，是道德律刻在人心，但人不完全依從內心的天理，他說「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人不能完全達到善的標準。我是挺好的一個人，但是我不能達到完美的善，因為真誠面對自己，心底仍有自私貪婪驕傲情慾的閃現。保羅指出這不是他真正的我，而是住在我裡面的罪。保羅反省願意為善時，總有惡同在，很是痛苦。他進而說聖靈在基督裡，釋放了人內在的罪。保羅憑信心接受恩典，舊人與基督同釘十字架，滅絕罪，新人與基督同復活，得上帝視為完滿的義人，這成為「因信稱義」的核心教義。

我從經典中的保羅書信才明白基督教不只是一些故事。最核心的問題是對人類罪念的處理，只有由信心開放心靈，可回復與上帝的關係。我研讀新約到啟示錄，知未來的日子人類遭極大苦難，我為此悲痛異常，特別為那時代人類的苦難而哭泣。當時中國還在文化大革命，在外國就是美國侵略越南，全球冷戰讓人擔心世界好像沒什麼希望的，故我那時立志獻身中華民族重建，為人類萬世開太平。

思考浩瀚宇宙的奧秘

明白了這些大義理，正好遇到一些大學生信徒、大都是受香港文化影響而不太懂中國歷史文化，我跟他們辯論基督教與儒道佛，用我擁有的學問打到他們不能招架，但是他們氣質上有一種純潔、平和與喜樂，自然流露一種仁愛美善的靈性境界。這些年青朋友的生命感動了我，一晚深夜我在家的陽台仰首觀夜空的繁星，沉思有沒有一條路可感應溝通宇宙終極真理。我自少在這陽台，喜歡黃昏看夕陽與彩霞，晚上看星空，思考浩瀚宇宙的奧秘。高中到大學時我常問上天，如果上帝你真的存在，你必知道有一位年青人在尋求和你溝通，也希望透察苦難和罪惡

之謎？我如何才能減少人類的痛苦，建立國家民族與人類的幸福？我學孔子那種長久的禱告（丘之禱久矣）。那一晚，上帝回應了我，要到最高真理之路，須除去內在與上天的隔絕，徹底悔改，向罪而死，靈性即可與基督一同復活重生，有新的生命。在那一刻我以信心向無限開放心靈，即時體會到宇宙性的神聖純潔流入。半年後參加一個營會，思考如何長久感通神聖大愛，這須放下一切執著，包括一切學問的傲慢及權力利益的欲求，委身真理而活；即時體會聖靈的宇宙性慈悲仁愛，內心一刻流現大捨棄、大喜樂、大純淨境界，此樂直從天上來。

人生第七重領悟

21 歲時，這是人生第七重領悟，開始尋索一生的使命，不久明白天命呼召，是以上帝無條件之愛獻給中國，獻身中華民族文化尊嚴的重建，知道要深入研究中西文化價值，從靈性修養體會神聖世界，在具體人間實踐仁愛。從那時候開始，我從學養與人生境界深度會通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一生建立生根中國的中華神學。我最早出版第一本書是 25 歲寫的《苦罪懸謎》，從中國哲學、奧古斯丁及愛任紐思想探討苦難和罪惡之謎，我覺得一定要解通苦罪問題，基督教才能有合理的基礎。第二本書叫做《慧境神遊》，那是一個尋道的故事，自己被智慧童子帶領，找到孔孟老莊、釋迦牟尼及龍樹等對話，去找尋真理，而最後由信心童子帶去找基督對話而進入終極世界。那是我 27 歲時的思想，對儒道佛及基督的綜合，把人生分成不同的境界來使之共融。在台灣宇宙光雜誌連載，及後用武俠小說形式發表《哲客俠情》，均引起學界、教會及年青尋道者的興趣。那時這些書在台灣出版，重印十多二十版，甚受歡迎。

那時唐君毅的心靈九境，對我影響很大了，所以我就通過不同境界融合儒道佛和基督教，建立一個共同的哲學系統，使中國文化和基督教各自都可以表達其價值，各境界在不同層次，並不對立排斥。儒道佛是人不同修養和實踐所達的幾個境界，而信仰是由啟示和救贖展示的不同境界，有其獨特性。那時候我將這個思想在年輕人中間作演講或講道，也受到很大的歡迎。

成中英的本體詮釋學

之後，我到夏威夷跟成中英學習易學與儒學方法論，成中英提出本體詮釋學去重建中國哲學，從易學開出廣大和諧的視野，是方東美思路，不同於唐牟新儒學以心性為本的進路。成中英哲學核心是宇宙本體顯現為天、地、人的真理，同時也顯現為詮釋真理的方法，本體顯現為人內在的側隱、認知、反思等能力，同時顯現為天地萬物的流化。每當人思考建立方法來詮釋真理，其詮釋真理的方法原是從真理的本體而來。

所以這樣這個關鍵是存在與方法(being and method)的合一，存在本體衍生天地萬物，也衍生詮釋萬物的方法，如易學中，太極本體衍生陰陽，而生成天地一切事件，太極同時衍生卦象去理解一切事件，《易經》的方法論以卦辭為本，卦辭是從太極本體衍生，人又通過卦辭回頭來理解本體。我的博士論文就是通過 being and method 去研究儒家的方法論，從《易經》來理解儒

學，方東美和成中英的大和諧系統，是以易學為本，由之打開一個中國宇宙觀，建立天、地、人整體和諧的思路。從那時候我也很清楚任何一個方法論，任何一個理論的思想都只是本體呈現時候的某一種詮釋、進路和構作，不能是全體，所以從那時候我就沒有把一套理論形態來定死真理，我去學習一種進到不同理論匯集的本體境界。

由此學習進出不同系統裡面去理解，進入某一些哲學或教理觀點及其境界，去領悟並欣賞其價值，然後超越出來了解其限制，與其他境界對話共融。但關鍵是基督教有上帝啟示的特性，其最高峰是道成肉身，三位一體上帝的聖子自我呈現，死而復活，淨化人罪，使人和上帝得交往，人也可以通過上帝創造的世界來理解這個宇宙，從人性和宇宙本體了解真理，文化上產生各種哲學、修養和宗教，故文化上各思想的不同並不是彼此排斥的零和遊戲。

四十年前與新儒家對話，開始中華神學思考

我在 31 歲時參與蔡仁厚教授及周聯華牧師的對話，回答新儒學派掌門大師兄蔡仁厚（我們兩人都是牟宗三弟子）的問題，寫了一系列基於新儒學思路的中華神學系統，並在最後提出基督教中國化的論文，合成《會通與轉化》一書在台灣出版。中國開放後，有人帶去中國捐給大學圖書館。後來我在中國遇到每一個有心研究中國文化與基督教對話的學者，都說年輕時為了理解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會通，讀過這本書，因為當時在國內找不到一本相關的書，結果在圖書館才發現《會通與轉化》。當年這書在台灣出版卻沒太多人注意，教會也未重視，出了兩版就完了。因神學界仍在吸收西方思想，了解中國文化的學者甚少，只有新加坡神學院的胡問憲教授重視，拿來作為課本。想不到，這書反而得國內很多研究基督教和中國文化對話的學者重視，算是有點名氣。

基督教中國化與中國教父神學建立的時代

《會通與轉化》書中結尾時所提基督教中國化的思路，三十多年後，由中國學者張志剛和卓新平提出，目的是保護中國教會，因多年來一般人仍視基督教是洋教，政治運動時總有人攻擊基督教是外國滲透，教會只要中國化，是屬中國的教會，就可免除這些攻擊，而得正常發展，生根中國。這建議得到國家的重視，稍後成為宗教中國化的政策。我曾反映，擔心這有沒有可能改變信仰核心教義，結果 2016 年習近平在全國宗教會議發言，說明這政策支持「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義、禮儀制度。」國內信徒因此也安心。所謂中國化，政策是「對教規教義作出符合當代中國發展進步要求、符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闡釋。」（所指教規教義的闡釋是通過處境化及本色化的解釋以符合傳統文化及當今處境）這本是中國基督教自身發展生根中國的要求，從景教開始，信仰進入中國，一向都是在尋求適應中國文化和歷史處境，這本是宣教和國度神學的主題。在改革後信仰基督教的人數大大增長，教會必須發展中華神學，以生根中國文化，也發展服務社會的關愛事工；如四川瀘州的福音醫院對貧困病人的幫助，以生根中國社會。

我在 2021 年開始正式寫中華神學，2023 年出版成書，內容在堅持聖經真理原則之下，發展從神學去詮釋中國哲學理念，及從中國哲學理念去理解信仰，產生真正的會通。如用中國哲學的「相攝相入」、「不離不雜」理念詮釋三位一體，建立三一圓融神學。這是一方面肯定正統神學，但同時用了中國哲學的理念說明。如早期教父用希臘哲學詮釋神學，使基督教可生根在西方文化。這將是中國處境「教父神學」建立的時代。

天人合一和聖帕拉馬斯的神聖能量研究

最近我思考中華神學一核心問題，中國古人體悟「天人合一」，即宇宙和人性是同一仁愛本體的彰顯，那麼天的本體和啟示的上帝之本體，是否同一本體呢？神學如何處理天人合一呢？我開始注意到東正教神學一個很有智慧的處理，聖帕拉馬斯(St. Gregory Palamas)特別提到，上帝自己本身是一個奧秘，人只有通過其啟示和救贖，才能了解其性情，但另一面，聖經記載上帝出現時、或基督變像時，展示出榮光，是一種神聖的能量，乃非受造的能量(uncreated energy)，上帝本體呈現的榮光是能量本體，這是萬物中所顯示的上帝之永能和神性，是上帝創造秩序的力量，為保存宇宙萬有的存在本體。由之可詮釋，中國哲學所講的天人合一本體，或天地浩然之氣，神學上可通過上帝的神聖能量來理解，未認識救贖的人，也可體驗來自上帝的能量本體，成為聖哲境界的根源。這是中國哲學和中華神學的共融基礎，由之可總結中華神學體系的兩大概念，啟示的超越獨特性與神聖能量的內在共融性。

進一步研究，神聖能量的理念，通於中國哲學講的天地之氣，中國修養是通過氣來領悟真理。所以我寫了一篇文章關於「精氣神」的神學反省（可參閱研究季報第 4 期），道教談「精氣神」是很深入的哲學。至今我終於找到一個氣的神學，基礎就是 Gregory Palamas 的 uncreated energy，所以這些都是我多年來找尋中國文化和基督教的通道，如儒家的仁愛，道家的道，易學的整體和諧，還有中國哲學的本體，這些都可有神學意義，可以做很多對話，由之可從中國哲學找到一條通道來理解基督教。

正視當代自我中心主義和自由霸權的罪惡

不過落在現實世界，絕大部份人的境界並不那麼高，西方發展至今的後現代文化，陷在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所謂的自我中心主義(narcissism) 中，高舉自我中心凌駕一切價值，形成自私自利，破壞家庭、破壞人性親情，破壞人與人間的感通關係，不承認人的仁愛普遍人性的文化，價值觀陷於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可怕的是美歐勢力要將這種文化代表先進價值，向世界傳揚，否定各不同民族文化的傳統價值，成為文化霸權。在全球國際關係中，政治學大師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 指出美國的進步自由主義(Progressive liberalism)，不但推動這種個人中心思想，且利用超強勢力，建立橫行無道的「自由霸權」(liberal hegemon)，以民主自由之名干預他國制度，製造他國內在混亂以推動「政權改變」，且發動多場戰爭，使他國

千萬人家破人亡。這種自我中心文化及霸權政治，將摧毀人類文明的多種價值。

如今人類整體是活在美善被扭曲的世界，人與人、國與國互相爭鬥，且為了經濟利益而背棄契約和正義。這是當今罪惡充斥的現實，罪的根源是人心自我封閉，與終極真理隔絕，虧缺了宇宙和人性的美善，人原本善性因隔絕而扭曲，如無限愛人的心扭曲為無限地愛自己，或無限地追逐物質、財富和權力，引來無止的相爭。自我中心成為罪的本性，罪性產生全體的相爭罪惡，故此人很難追尋聖哲的高超人生境界。反思實存世界各種扭曲，中華神學的理论架構中，必須正視罪的事實，及由罪產生的各種不義，人必須思考悔罪、救贖及內心淨化的深度意涵，以突破人類的困局。